

天下城

シムカジヨウ

上



七曜文库

佐佐木让

SASAKI JO

宋嘉淇 译



吉林

天下城

宋嘉淇
译



TENKA JO 1 by Jo Sasaki
Copyright © 2004 by Jo Sasa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2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城. 上 / (日) 佐佐木让著; 宋嘉淇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1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8048-3

I. ①天… II. ①佐…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0205号

天下城 (上)

作 者 [日]佐佐木让
译 者 宋嘉淇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塞纳河左岸
责任编辑 周海莉 曹文静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75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s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8048-3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 七曜文库

佐佐木让

SASAKI JO

致读者

一页页翻阅下来，翻到了这一页上，相信大家都会忍不住微微一笑——这套“七曜文库”得以和读者见面，不单是我们编辑的一件幸事，相信亦是各位读者的一件喜事。这是一套只收录日本流行小说的文库，但凡言之有物、触人心弦的作品，不问其风格、类别，我们都乐于译介。我们爱看日本的小说，总希望这些小说被持续、稳定地引进。这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的编辑的努力，更需要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教和关照。因此，我们希望听到每一位读者的意见，收到每一位读者的回馈，更希望这种互动的理念会增进我们的友谊，让出版和阅读都不再是孤光自照。

我国古人以“七曜”统称日、月、五星，日本则盛行七曜历法，将一周七天分别称作日曜日、月曜日、火曜日等。我们借来这个名字，无非是用以形容此间小说的类别之众、范围之广，譬如推理、奇幻、历史、都市、恐怖、冒险、言情、轻小说等，让彼此之间每天都别有一种新鲜的感觉。而“曜”字又另有“光亮”之意，所以我们又希望这些小说都可以像是天边的日月、夜际的星辰，焕发出经久的光彩，闪亮出不朽的光芒。

七曜文库 编辑部

如果要问自己是个什么样，也只能勉强强地这样
回答：我在金山那边挖过洞穴，对石头很熟悉。即使是修
砌石墙，姑且不论现在的力气，也因为技术不错而能帮上
一些忙。如果在穴太的话，也可以像修一乘谷和观音寺城
的石墙一样，多少能从事一些关于城楼建造方面的工作吧。

序 章

整个安土城都烧起来了。

屹立在小山上的天守阁，底部已被层层火焰包围。天守阁中层附近，大火隔着城壁的内侧也开始燃烧。

前端的火焰慢慢冷却下来，转而变成黑色的浓烟。盘旋在天守阁上空的黑色浓烟，如同不断涌出的泥水一样，不断地向琵琶湖东岸的上空扩散。被重重火焰包围的天守阁，恐怕过不了多久就要被大火吞噬燃烧殆尽。从黑烟的浓度可以推测，天守阁东侧的中心内殿大概也燃烧起来了。

户波市郎太朝着安土城方向，一边奔跑在东近江的下街道，一边傻傻地问自己：“谁？谁点的火？谁在安土城点火？为什么要烧毁安土城？”

天正十年（1582年）六月十五日傍晚。距离织田信长在本能寺被明智光秀讨伐已经过去十三天了。

“是谁？为什么要在安土城点火？”

虽然市郎太一边跑一边努力思考，但他还是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安土城，修建在琵琶湖东岸的一个突出的半岛上。形成半岛的小山是安土山。安土山距离湖面的相对高度最多只有三十三丈^①。与之相对，山顶上的天守阁，把石砌部分也算进去的话，高度大概是十五丈。在安土山的山顶，耸立着一座近半山高的建筑物。

市郎太跑过安土的城下街。城下几乎没有人了。仿佛被掠夺过一样，每一家都破败不堪，一个人影都看不到。大概是织田家族和从岐阜搬过来的居民们，听说了本能寺之变的消息以后，立即搬离安土城，躲进了附近山里的缘故。

市郎太穿过城下，从下街道拐进百百桥对面的小路。过了百百桥，有一个通向安土城城墙的入口。途中有一条穿过捻见寺境内的小路，这是与正门相对的侧门。

百百桥前面，有一队骑马的武士和步兵^②。从白底木瓜家纹的旗帜上可以看出，他们是织田信雄的家臣。步兵们在石阶上慌忙地上上下下。石阶下面的士兵们全部举着长枪，长枪的前端对着山的方向。看起来似乎正在与城内的敌人对峙。百百桥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大概织田信雄的军队控制了正门和侧门，正在团团包围整个安土山。

但是，还有谁在城里呢？

① 大约一百米，后文中的十五丈大约四十五米。

② 日本中世以来的杂役、步兵，在江户时代的地位处于武士之下。

当市郎太靠近百百桥的时候，两个步兵举着长枪，从桥的前面跑过来。

“你是谁？”

“来干什么？”

市郎太停下脚步，大声地报上自己的名字。

“在下是穴太的户波市郎太，前来拜见将军。”

他们身后跑过来一位看上去像是领头的武士。

“户波市郎太？原来在丹羽长秀殿下手下做事的？”

“正是在下，鄙人曾经参与了安土城的建造工程。”

“久仰大名。我们的将军是织田信雄殿下。为了替信长殿下复仇，刚刚来到这里。您找信雄殿下所为何事？”

“安土城烧起来了。请想办法扑灭这场大火吧。”

“为时已晚，中心内殿连同天守阁都烧起来了，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市郎太虽然很慌张但还是说道：“是军队纵的火吗？我听说昨日明智秀满殿下的军队已经弃城离开了。”

“你从何处听说的此事？”

“从堺城过来的途中，今早刚好与军队相遇。从他们那听说城里已经空了。”

“似乎还有伏兵。如此用心攻下这座城，却被人放火烧了。”

“难道此处还有明智殿下的残留军队？”

对面的武士急躁地说道：“不知道。不管怎样，现在这里就是修罗场。不要靠近，立即退下吧！”

武士对着步兵们点点头。步兵们立刻把长枪挡在前面，闯了过来。

将士们怒不可遏。现在要进入城内似乎不可能，市郎太也放弃了进城的打算，从百百桥退下，穿过下街道向正门那边跑去。这里也有大量的军队，长枪指着安土山的方向，严阵以待。同百百桥口的军队一样杀气腾腾。

天守阁的火势越来越盛。就连天守阁双层的八角台阶也被大火重重包围。

市郎太累倒在路边，再次凝视着燃烧的安土城天守阁。

这是市郎太担任现场总负责人所建造出来的城堡，从最初的现场放线，到具体的石墙堆砌，他全程都在现场指挥。单单只是主体部分，从测量到竣工就用了整整三年。利用山麓的沼泽，部分被水沟围绕，靠水来守护这座城楼，这在日本本土还是首创。另外，五层七重的塔状建筑耸立在山顶，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当然，这一切得归功于那个拥有罕见想象力的叫做织田信长的男人，作为城主，他首开先河，建造了这座独创性的雄伟的安土城。对市郎太自身来讲，这也是集结了他建筑生涯的所有技术成果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这座安土城现在正在燃烧。血红的火焰包围了天守阁，就连主殿上空也开始升起黑色的浓烟。里面没有驻守的士兵，应该是座空城，也就是说，不存在围城战争引起的大火，尽管如此，它却烧起来了。安土城就要坍塌了。

“为什么？”市郎太再次发出疑问，“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一瞬间。

天守阁最上层的屋顶似乎一下子就倾斜了。市郎太想：可能是看错了。有时候黑烟会给人一种建筑物歪曲的错觉。

原来是围绕朱漆栏杆的八角台阶坍塌了。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上一层的墙壁、屋顶就会被拖倒在下一层歇山屋顶^①上。燃烧的木料像是要撕裂天空一样四处飞散。

“塌了！”市郎太小声嘟囔着，无力地摇头，“烧塌了。安土城烧塌了。”

暮色降临，天空也渐渐没了光亮。此时，安土山山顶已经只是一团黑影，只有天守阁中层的骨架暴露在外面，还在继续燃烧。然而火势已经渐渐小下去了。因为能烧的都烧得差不多了。残留的柱子，细长的一根根柱子，立在那里等待燃尽最后一点。偶尔横梁会掉下来，激起一团火焰落下来，火花四溅。

市郎太凝视着燃烧殆尽的安土城天守阁，忆起了自己作为石砌工匠的梦想和誓言。

总有一天，要亲自建造一座永远不会倒塌的城楼……

这是自己在还没穿上元服^②前，还是一个孩子时的梦想。要建一座不会被轻易攻陷的城楼。

就在佐久的志贺城陷落的那一天，信浓就再也不是梦想中的那个样子了吧。之后的三十五年，自己的那个梦想究竟实

① 和式建筑的屋顶，上部山形，下部四角竖有栋柱。

② 日本古时男子的成人仪式。此处为“幼时”之委婉说法。

现了吗？迄今为止用石头堆砌的那些城楼真的很难攻陷吗？例如安土城？就要烧毁的安土城，本来应该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被攻陷的，但为什么会烧起来呢？为什么就要从地上消失了呢？

难道整个工匠生涯就连一个不能被攻破的城楼都建造不了吗？不对，安土城有着比无法攻破更远大的目标。这本来是织田信长寄予厚望，充满了对终结乱世的渴望而用石头建造的城楼。

燃烧中的安土城天守阁，又有一根横梁倒下来了。在这完全暗下来的东近江的夜里，火花四溅，飞舞在空中。

万籁俱寂的城墙中央，立着一位武将。穿着一身陈旧的铠甲，他，就是城主——笠原清繁。

守城的一百五十名将士，加之百余名的女孩子，都耷拉着脑袋，注视着笠原清繁。

清繁慢慢地扫视过满门家眷，开始发言。

“事到如今，”声音嘶哑无力，“事到如今，就到此为止吧。现在只有打开城门，让武田军队进入城中进行战斗，在此地与武田军队进行对抗。如若万一，我也活不长久的。既然如此，起码要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佐久武士的精神。”

另一名武将从横着的折凳上慢吞吞地站起来。这位是与笠原清繁有姻亲关系的高田右门卫左。他是前几日作为援军过来据城抵抗的高田家族的将军。

“我们没有异议，”高田右门卫左也无力地答道，“我觉得即便力量微薄，也要尽力取下武田的首级。”

城里的人已经两天没吃任何东西了。不仅如此，这五天以来，由于河流上游被武田军控制，将士们滴水未进。声音有气无力的不仅仅是高田右门卫左、笠原清繁。被围困在这个狭小城墙里的二百五十多名男男女女，又饥又渴。有些女孩子甚至到了连站都站不稳的地步。

笠原清繁对着高田右门卫左点点头，然后望向族人说道：“可以赎身的女人们，不用自尽。即使被甲斐带走了，总有一天也可能回到亲人的身边。但是，既不能赎身，也无路可走的人，那就自杀吧。不要期望武田的侍卫们会有怜悯之心。他们就连小孩子也会贩卖。作为城主，我清繁对不起你们。原谅我吧。”

天文十六年（1547年）八月十一日早上，信浓是佐久郡北部，志贺城的一个城墙。

志贺城是建在东西延伸小山山脊上的一座山城。南侧是断崖，东侧和北侧都是陡峭的斜面。

西侧山脊瘦长，并且有一条很深的水渠。进攻一方就不得不从东侧一个一个攻下呈阶梯状排列的城墙，才能登上去。作为枝城^①功能建立的小城堡，如果被大军攻击，就不易防守。

靠近山顶处的一个城墙内，修建了一个固守城池的小房子和一个井楼^②。将士们大部分都紧贴着栅栏，女人们却大部

① 防护城，为保卫主城而建立的附城。

② 观察敌军情况的观望台。

分集中在城内的小房子里或周围。年仅十三岁的市郎太也混在这群女人中间。

市郎太由于身体有些虚弱，脑袋昏昏沉沉地听着笠原清繁和高田右门卫左的对话。

感觉越来越麻木，甚至连恐惧都感觉不到。

市郎太半眯着眼睛一边注视着笠原清繁一边思考。总之，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总算要解决困守的问题了。

换言之，我们要在这里被杀害，或是被人贩子卖掉？我们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还没成年，不仅没有身披铠甲，而且手上连一把战刀都没有的自己，会被杀掉，还是被卖掉呢？到底会怎样？我们的家庭，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市郎太身旁站的是和他同年的中尾辰四郎，他们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表兄弟，他是中尾一族的嫡长子。在他旁边，辰四郎的妹妹千草疲倦地闭着眼睛，被她妈妈抱在怀里，这个比市郎太小两岁的漂亮的小姑娘，是同市郎太一起长大的表妹。

市郎太侧目看着千草和辰四郎，再次陷入沉思。千草到底会怎样呢？会被卖掉吗？那个年纪，会被那些粗鄙的男人们当做什么呢？

难道生在乱世之中，我们的宿命就当如此悲惨吗？爸爸妈妈说过在武田进信浓以前，那些混乱和战争并没有这么残酷。

又有一名穿着盔甲的男人从围困的将士中站起来，是与市郎太关系较为亲近的平左卫门尉。包括他在内的平兄弟八

人，都是以英勇著称的勇士。

平左卫门尉，拔出刀说道：“那么，在场的各位，即使打开城门，我们兄弟也要与敌人殊死搏斗。横竖都是死，倒不如在城门打开之前出城与敌人交锋。”

平家兄弟中的二哥催促着其他兄弟说道：“来吧。我们就是死都要一起。”

从箭楼上走下一个人，接着从观望台上也走下一个人，有几个守护圆木栅栏的男人也走了出来。在第一个城墙的城门内侧，与平家兄弟并排着。笠原父子、高田父子拔刀站在他们后面。第一个城墙的城门就是进攻方能长驱直入的平虎口。男人们虽然都只残留一点点斗志，但还是举着枪并排站在平家兄弟和笠原父子的后面。

武田军队已经在昨天攻陷了外围城墙，已经到达第二个城墙了，并放火烧了那里。现在外围城墙已经布满他们的人马，士兵已经攻到了第二个城墙的土墙下面，仿佛随时都会拥入内城。可能他们的粮食和水十分充足，气势也很旺盛。一旦被他们攻进来，内城城墙明显不堪一击。

不，早在五天前的八月六日，受托过来援助的上杉家金井秀景军队，在志贺城北部一个叫小田井原的地方与武田军队的主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上杉家金井秀景军队大败。那个时候，武田军队估计已经取下五百多个首级了。六日午后，围城部队把这些人的首级挂在长枪的前面，在志贺城的围困部队面前示众。此时，战争的结局不言自明。既然后援部队